

新 中 學 文 庫

暴 風 雨

莎 士 比 亞 著
梁 實 秋 譯

873.554
4442.914-2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Shakespeare 著
梁實秋譯

暴

風

雨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

◆(86712)

暴風雨 一冊

The Tempest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Shakespeare

梁實秋

原著者 梁實秋
譯述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上海河南中路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朱經農

發行人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分館

序

一 著作年代

暴風雨無疑的是莎士比亞晚年最後作品之一。暴風雨沒有『四開本』行世，最初的版本就是在一六二三年『對折本』的全集裏。技術的圓熟，文字的老練，聲調的自然，以及全劇之靜穆嚴肅的氣息，很明顯的表示這戲必是莎士比亞的思想藝術臻於爛熟時的出品。但是此劇究竟是那一年著作的呢？各家的學說很不一致，佛奈斯的『新集註本』所彙集起來的各家的考釋佔有密排小字三十四頁之多，其各家論斷的結果大致如下：

Hunter	1598
Knight	1602 or 1603
Dyce, Staunton	after 1603
Elze	1604
Verplanck	1600
Heraud, Fleay, Furnivall	1610
Malone, Steevens, Collier, W. W. Lloyd, Halliwell Grant White, (ed.), Keightley, Rev. John Hunter, W. A. Wright Stokes, Hudson, A. W. Ward, D. Morris	1610-1611
Chalmers, Tieck, Garnett	1613
Holt	1614
Capell(?), Farmer, Skottowe, Campbell, Bathurst, The Cowden-Clarkes, Philipotts, Grant White(ed. ii), Leighton	a late or latest play.

如從多數論斷，大概此劇作於一六一〇及一六一一年間比較的最近於事實。

爲確定此劇之著作年代，只有一項絕對可靠的外證。那就是魏爾圖抄本 (The Verdu MS.)，現藏包德雷圖書館。在這抄本裏，明明的記載着暴風雨是一六一三年五月二十日在白宮獻演的十四齣戲之一。這是唯一有力的證據，首先被馬龍所引用了。此外的各種證據，都是內證，並且都不免是臆測。

二 故事的來源

暴風雨的故事來源是不易確定的。

湯姆士·瓦頓 (Thomas Warton) 在他的英詩史卷三 (一七八一年版) 裏的一個腳註裏曾記載着，據詩人考林斯 (Collins) 說，暴風雨乃是根據一篇浪漫故事與瑞理歐與伊薩白拉 ("Aurelio and Isabella") 而寫成的，這故事曾在一五八六年以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三種本子編爲一冊刊行。在一五八八年復以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英文四種本子編爲一冊刊行。考林斯在晚年是個瘋子。奧瑞理歐的故事，近已被人發見，其內容與暴風雨並不相符。故此說似不能成立。

提哀克 (Tieck) 在他的德國戲劇 ("Deutsches Theater", 1817) 裏首先提出暴風雨與一篇德國戲劇美貌的西地亞 ("Die Schöne Sidea") 的關係。這篇德文戲是 Jacob Ayer 所作的一個很

粗陋冗長的東西，他是在一六〇五年死的。在劇情方面講，這兩齣戲相同的地方固然很多，不同的地方也很不少，所以兩劇之間有關係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們怎麼能確定那一篇是抄襲的呢？在一六〇四年與一六〇六年有英國劇團到德國去獻藝，也許他們把暴風雨或類似暴風雨的故事帶到了德國因而影響了德國的戲劇作家，也許他們把美貌的西地亞或類似美貌的西地亞的故事帶回了英國因而影響了莎士比亞。也許，如提哀克所曾暗示，兩齣戲有一個共同的來源。

此外有些批評家看出了 Antonio de Esclaya 所作的“Las noches de invierno”裏的一篇故事（一六〇九年刊於馬德里）Thomas 所作的“Historie of Italye”（一五六一年版）Strachey所作的關於航海遇險的報告“A True Repertory……”等等，都與暴風雨有關。我們不能不承認，這都是很近情理的推測。又有人看出剛則斐在第二幕第一景所描述的理想社會是採自法國散文家蒙田（Montaigne）的一篇論文論食人肉者（“Of The Cannibals”），論文集的英譯本刊於一六〇三年。第四幕第一景的化裝表演，據德國學者Meissner的考據，是採自一五九四年哲姆斯王在Stirling Castle為亨利王子行洗禮時舉行的一場表演。這一類的指陳只能局部的說明暴風雨的來源。

經過二百年來許多學者的搜索，我們現在可以暫時滿足的說暴風雨的來源問題以闕疑為佳。新莎士比亞本的編者威爾孫教授說得好：「那些一定要給每一莎士比亞戲劇的情節搜尋一個「來源」

的人們，（好像莎士比亞自己就不能創造似的！）對於暴風雨就要失望了。」就教他們失望罷。

三 暴風雨之舞臺歷史

暴風雨在莎士比亞生時曾被「王家劇團」在宮廷表演過，也會在公共劇院表演過。此劇以後的舞臺歷史是特別有趣的，因為這是莎士比亞戲劇被改動歪曲的最嚴重的例證之一。達文南（D'Avenant）與德萊頓（Dryden）合編的暴風雨，又名魔島，刊於一六七〇年，他們自命這是改良的本子，他們大膽的竄動了劇情不少，主要的是給米蘭達添了一個妹妹道林達，憑空添造一個平生沒見過女人的青年希泡利塔，給卡力班配一個雌性怪物西考拉克斯，給愛麗兒配一個雌性精靈米爾卡。這樣一改，劇情稍變複雜，人物卻有了對稱。這改編本最初上演是在一六六七年，很受當時觀眾的歡迎，證以皮泊斯（Pepys）的日記就可見一斑，是年十一月七日、十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翌年一月六日、二月三日，再下一月二十一日，都有觀看暴風雨的記載。皮泊斯特別喜歡這戲裏的音樂。實在講，暴風雨本身是有容納大量音樂的可能。一六七三或一六七四年，這改編本變成音樂劇，譜樂者是Turcell。

暴風雨的本來面目在舞臺上出現是十八世紀中葉的事。從一七四六年起原本的暴風雨斷斷續續的上演，但是改編本也並未絕跡。改編本的勢力直到一八二一年還沒有消歇，在這一年著名的演員

Maetady 還採用改編本上演呢。

四 暴風雨的意義

暴風雨在『第一版對折本』的全集裏，是第一篇戲。爲什麼它要佔這樣光榮的地位呢？Emile Montégut 說，暴風雨就像是古書弁首的圖案一般，暗示給讀者以全書的內容。別的戲不能有這樣效用，沒有別的一齣戲能這樣的賅括其餘。恰似對於一位有經驗的植物學家，三四種選擇出來的植物就可代表半地球的花卉，所以普洛斯帕羅、愛麗兒、卡力班、米蘭達這幾個人物就可以把莎士比亞的整個世界放在我們的想像面前了。（見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65, Vol. Ixiii 轉引佛奈斯頁三五九）這一番話很新穎，但是究竟不免附會之嫌。

暴風雨與仲夏夜夢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很明顯的都有慶祝婚姻的插景。若說這兩齣戲僅僅是爲慶祝貴族婚姻纔寫的，並且除了慶祝之外別無其他意義，那不是適當的估量。莎士比亞寫暴風雨的動機，也許是爲了供俸皇家，但是我們現在鑒賞暴風雨時，不能不承認此劇有更嚴重的意義。沒人能否認，莎士比亞最後一個時期的作品，如波里克利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以及暴風雨，都有一種「和解」（*Reconciliation*）的意味，好像是表示一個老年人閱世已深，已經磨滅了輕浮凌厲之氣，復歸於沖淡平

和之境。在這一點上，暴風雨異於仲夏夜夢。

但是給暴風雨以極端的象徵主義的解釋，那也是不健全的。Campbell在一八三八年就說：

『莎士比亞，好像是覺得這是最後一劇了，好像是觸動靈機要描寫自己，於是把戲裏的英雄寫成爲一個自然的莊嚴的和善的魔術家，能從海底喚起精靈，能用極簡易的方術役使他們。——

我們的詩人這最後的一劇真是有魔術呢；因爲，什麼能比飛蝶南與米蘭達求婚時所用的言語更樸素，而什麼又能比這一段使我們衷心感動的同情更玄妙？在此地莎士比亞自己便是普洛
斯帕羅，或者說，是能役使普洛斯帕羅與愛麗兒的更高的精靈。但是這強有力的魔術家該敲碎他的魔杖的時候快要來了，把魔杖沉在深深海底，——「沉到不曾測到過的海底」……』

（轉引自佛奈斯本第三五六頁）

把普洛斯帕羅認爲是莎士比亞自己，這已經成爲一種傳統的解釋。Frank Harris所作“The Man Shakespeare”，把這種解釋推到極端，他公然的說：『我們從普洛斯帕羅所得到的莎士比亞的畫像，是驚人的真實而巧妙』（第三四七頁）『這暴風雨是何等的一齣戲！莎士比亞終於看出了他自己的本色，是一位沒有國土的帝王；但是一位很「有力的魔術」的專家，一位大魔術家，以想像爲隨身的侍從的精靈，能點化沉舟，能奴使敵人，能任意捏合情人；所有的力量都用在溫柔仁厚上面……』（第三

五五頁)我們若信任這象徵主義的方法,把暴風雨當做『比喻』(allegory)看,我們還可以發見許多有趣的解釋。愛麗兒是一個象徵,米蘭達也是一個象徵,卡力班也是一個象徵,甚至於像 Garnett 在“Shakespeare Jahrbuch” XXXV 所主張在這戲裏還可以找出一段歷史的索隱!攻擊這一派象徵主義的解釋最力的是 Schücking 教授,他的“Character Problems in Shakespeare's Play,” 1922, pp. 237-266 駁倒了一切的傳統的誤解,重新用寫實主義者的眼光來估量這戲裏的人物描寫。

我們不必把暴風雨當做『比喻』,我們越想深求它的意義反倒越容易陷入附會的臆說。莎士比亞在暴風雨裏所用的藝術手段與在其他各劇裏所用的初無二致。他在暴風雨裏描寫的依然是那深邃繁複的人性——人性的某幾方面。他依然是馳騁着他的想像,愛麗兒和卡力班都是他的想像力鑄造出來的工具,來幫助劇情的發展。暴風雨不一定是最後一劇,所以普洛斯帕羅也不一定就是莎士比亞自己。暴風雨終究是一個浪漫故事,比較的嚴重處理了的浪漫故事,內中充滿了詩意與平和寧靜的氣息,如是而已。

例言

(一)譯文根據的是牛津本，W. J. Craig編，牛津大學出版部印行。莎士比亞的版本問題是很繁複的，完全依照『第一對折本』(First Folio)不是一個好的政策，因為『四開本』往往有優於『對折本』的地方。若是參照『四開本』與『對折本』而自己酌量取舍另為編纂，則事實上無此需要，因早已有無數的批評家從事這種編纂的工作。劍橋本與牛津本便是此種近代編本中最優美流行的兩種。牛津本定價廉，取攜便，應用廣，故採用之。

(二)牛津本附有字彙，但無註釋，譯時曾參看其他有註釋的版本多種，如 Furness 的集註本，Arden Edition，以及各種學校通用的教科本。因為廣為參考註釋的原故，譯文中免去了不少的舛誤。

(三)莎士比亞的原文大部分是『無韻詩』(Blank Verse)。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韻的排偶體』(Rhymed couplet)。凡原文為『押韻的排偶體』之處，譯文即用白話韻語，以存其舊，因此等押韻之處均各有其特殊之作用，或表示其為下場前最後之一語，或表示其為一景之煞尾，或表示其為具有格言之性質等等。凡原文為散文，則仍譯為散文；凡原文為『無韻詩』體，則亦譯為散文。因為『無韻詩』，中文根本無此體裁；莎士比亞之運用『無韻詩』體亦甚為自由，實已接近

散文，不過節奏較散文稍爲齊整；莎士比亞戲劇在舞臺上，演員並不啻呀吟誦，『無韻詩』亦讀若散文一般。所以譯文一以散文爲主，求其能達原意，至於原文節奏聲調之美，則譯者力有未逮，未能傳達其萬一，惟讀者諒之。原文中之歌謠唱詞，悉以白話韻語譯之。

(四) 原文晦澀難解之處所在多有，譯文則酌採一家之說，雖皆各有所本，然不暇一一注明出處。原文多『雙關語』(pund)，苦難遙譯，可譯者則勉強譯之，否則只酌譯字面之一義而遺其『雙關』之意義。原文多猥褻語，悉照譯，以存其真。

(五) 註釋若干則附於卷末，不求豐贍，僅就非解釋則譯文不易被人明瞭之處略爲說明，係爲幫助不解原文者了解譯文之用，不是爲供通家參考。卷首短序，亦僅敘述各劇之史實並略闡說其意義。

暴風雨

劇中人物

阿龍索，那不勒斯的國王。

西巴斯善，他的弟弟。

普洛斯帕羅米蘭的合法的公爵。

安圖尼歐，他的弟弟，米蘭的篡位的公爵。

飛蝶南，那不勒斯的國王之子。

剛則婁，一位老成的樞密大臣。

亞德利安

貴族。

佛蘭西斯科

卡力班，一個野蠻的醜怪的奴隸。

暴風雨 劇中人物

暴風雨 劇中人物

特林枯婁，一個小丑。

斯蒂番諾，一個醉醺的僕役長。

船主。

水手頭目。

水手們。

米蘭達，普洛斯帕羅之女。

愛麗兒，一個活潑的精靈。

哀利斯，

開雷斯，

鳩諾，

女神，

刈者，

由精靈扮演。

其他伺候普洛斯帕羅的衆精靈。

背景：海上，有船；以後均在一海島。

暴風雨
劇中人物

第一幕

第一景 大海中一船上。狂暴的雷電交

鳴之聲。

船主 水手頭目分途上。

船主 頭兒！

頭目 在這裏，船主：怎麼樣啦？

船主 好，去和水手們說：快去努力工作，否則我們

要撞到陸上了！快着，快着。〔下〕

衆水手上。

頭目 喂，夥計們！辛苦啦，辛苦啦，夥計們！快點，快點！

暴風雨 第一幕

收起中樺帆。聽着船主的笛子。——聽罷，聽得你
迸破了肺，（註一）只消海面上還有空地！

阿龍索、西巴斯善、安圖尼歐、飛蝶南、剛則婁
及其他上。

阿 好頭兒，要小心些。船主在那裏呢？放出些膽量
來。

頭目 我請你下艙裏去。

阿 船主在那裏，頭兒？

頭目 你沒有聽見他嗎？你們攪亂我們的工作：你
們到艙裏別出來啦！你們簡直是幫着風暴。

剛 別，好朋友，你放鎮靜些。

頭目 等海鎮靜的時候我們就鎮靜了。去這風濤

（註二）還管誰是國王嗎？下艙去！別吵！別攪亂我們。

剛 好，不過你也要記得你船上載的是誰。

頭目 不管是誰，反正我愛他不能過於愛自己。

（註三）你是一位樞密大臣：你若能發令叫這風濤平息，使得現在安寧，我們就決不再扯一根繩；行使你的威權呀！你若不能，你就謝謝上天活得這樣長，趕快到艙裏準備萬一，假如真這樣不幸的話。——努力呀，夥計們！——別攪我們，我說。（下）

剛 我從這人身上得到很大的安慰：我想他是沒有溺死相；他的相貌完全是個絞死鬼的神氣。好

的命運之神啊，請堅持着叫他死在絞刑上罷！讓他的命運之繩來做爲我們的纜索罷，因爲我們自己的纜索是沒有用了！如其他不是生來受絞刑的，我們的情形就糟了。（衆下）

水手頭目上。

頭目 取上中檣！快放下來，放下來！用中檣帆逆風前駛。（內喊聲）這叫喊聲好可惡！他們叫喊得比風濤或我們工作的呼聲還要響。——

西巴斯善、安圖尼歐、剛則婁上。

又來了！你們到這裏做什麼？我們放棄工作等死罷？你們願意淹下去嗎？

西 你頸上生瘡，你這個咆哮的、侮慢的、沒心肝的